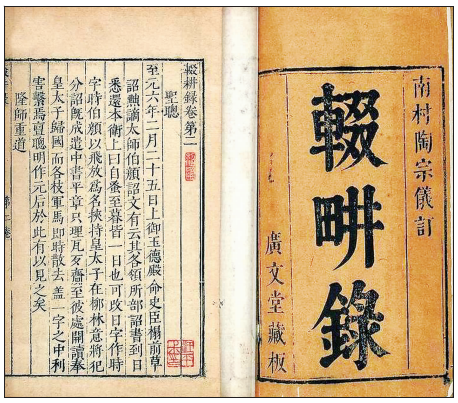
古镇名人谱

陶宗仪和“南村草堂”



四、辍耕录 积叶丛书成巨著

自从应试不举后,陶宗仪视官禄为粪土,矢志终身不仕。元至正年间(1354年前后),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闾群先后举宗仪为行人、校官,都拒之。张士诚剖据苏州时,邀他至帅府署理军事咨询,他谢绝不去。明洪武四年(1373年),诏举天下才士,他托病不至。晚年被当地官员聘他做教官。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率诸生赴礼部试,得赐钞回家。

而他却花了20多年时间著成《辍耕录》(也称《南村辍耕录》),这部在树叶上写成的书卷轶浩繁,计有30卷,关于成书过程,孙作在序言中称陶宗仪利用劳作的休息时间,将收集到的掌故文献、见闻心得记在随手摘下的树叶上,并储存在破瓮里埋入树下土中。前后十年,藏稿的瓮累积至十余个,后来尽发所藏,在学生们的帮助下抄录整理成书。

从书名看,一个“录”字,把这部著作的成因说得十分明白,即忠于事实,即记录众人所述之事或笔录自己的见闻,作为辍耕闲暇时的收获。如卷二三“猴盗”条,得闻于晚年居住在泗泾之北的华亭人夏庭芝,卷三十的“三笑图”条,则由定居松江的诸暨人杨维桢提供。

当时名流云集松江,诗酒文会,登临唱酬,每有相闻奇事,读书心得,或有好诗好句,典籍名段,或得法书墨迹画品珍玩,皆愿说出来听听;民间的一些趣闻逸事,市井街肆的传言说道不胫而走。陶宗仪是个有心人,加之记忆力极强,闻则记于心头,辍耕闲于林荫之时,便用树叶当纸,记下后贮于瓮中,日积月累,誊写整理,遂成《辍耕录》这部大作。

书中所记多为作者耳闻目睹之事,为研究元代社会状况及回族、维吾尔族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作为一部笔记,《辍耕录》“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而录之。”其中有关黄道婆的生平及她为松江棉纺织业所作的贡献,《松江谣》、《不平诗》、《奉使来谣》等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民间歌谣,都极为珍贵。特别是书中大量的戏曲史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金代院本的唯一史料。可以说《辍耕录》是陶宗仪留下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未完待续) **李德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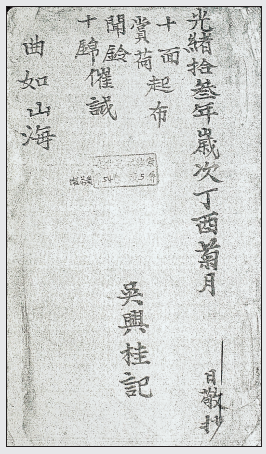
“非遗”纪实

“泗泾十锦细锣鼓”重生记(二)

《十锦细锣鼓》曲谱的发现

1986年国务院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对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五套民间文学集成开展全面的普查。

在对民间音乐(器乐曲)集成开展普查的一次座谈会上,泗泾镇民间集成领导小组成员吴雅英、李德复两人从洞泾乡老艺人曹德荣处了解到:早年间,泗泾地区有一套别具风味的民间器乐曲《十锦细锣鼓》,是别处从未听到过的。后经查明,当时他所指的,其实是泗泾道院的道教音乐《什锦锣鼓》,并非是吹打音乐中弥足珍贵且已失传的《十锦细锣鼓》。经分析,要挖掘此艺术瑰宝,必须从吹打老艺人圈子中去着手调查。



于是,从当时泗泾著名的姚、刘两家吹打老艺人处入手,先从泗泾本地尚健在的老艺人那儿寻找线索。通过召开多次座谈会,还个别上门访谈。老艺人众口一词:泗泾确有这个独特、细腻、蛮好听的锣鼓经。他们中有的还演奏过,但曲谱由于时间已久,有的只是听过,自己没有演奏过;有的连听也没听过。

为了扩大线索,吴雅英和李德复两人逐步扩大范围。1986年11月5日,两人费尽周折,深入到洞泾乡塘桥村,通过上门走访也是姚姓的老艺人之后姚伯华老先生。在交谈中得知老先生祖上也是从事吹打业,况且留下了不少曲谱。姚伯华尽管自己不会吹打,但他对祖上留下的曲谱悉心保存。他家房屋数度翻造,可他仍把这批曲谱珍藏着。

做通老先生的工作,他终于捧出了一只箱子,里面存放着一本本纸张早已发黄、斑驳脱落、边角早已磨损的手抄本。吴李两人仔细翻看、细心留意,发现其中有一本封面上写着《曲如山海》,时间为清光绪十三年的手抄本中,有曲名《十锦》两字。当时由于一时吃不准是否就是传闻中所说的具有独特韵味的那《十锦细锣鼓》,但从这一手抄本的历史年代来看,相当久远,保存至今也实属不易,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为此,与老人商榷,由泗泾镇民间集成领导小组出面商借,并及时向县民间文学艺术集成编辑室汇报后,引起了县里的重视。

1986年11月12日,上海市民间器乐曲集成副主编邹群、办公室负责人唐文清邀请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打击乐专家李明雄教授前来鉴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集成领导小组组长高玉林,县文化馆馆长朱荫能,副馆长陆军(现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以及县集成编辑室全体成员一起参加座谈鉴定。

在听取汇报搜集发现该曲谱的经过后,李明雄教授又细看了手抄本,反复推敲后,谈了两点看法:一、这一锣鼓经也属于苏南器乐曲范畴;二、从已经发表、出版的锣鼓经以及所接触到的各式曲谱,还没有见过这部锣鼓经。确实有其独特之处和标新立异的地方。至于艺术价值如何,那要有待于演奏后再作定夺评价。他建议由县集成编辑室器乐曲编辑王子展花点时间,先将工尺谱翻成简谱,然后组织力量排练出来。他最后认为,能把清代光绪年间的手抄本挖掘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不容易。邹群赞同李教授的看法,对泗泾镇能发现这么一个年代久远的手抄本表示赞赏。

费贤

民俗风情

旧时泗泾的过年习俗

家里逝去的老祖宗,送灶,廿四掸檐尘,廿五牵磨,廿六蒸糕,廿七献土地,廿八过时节(祭奠腊月,人们就早早准备『过年』了,有民谣说:『初八吃粥(腊八粥),廿三民间四时八节都很重视,尤其是春节,那更隆重。进入农历十二月,又称泗泾是个民风淳朴且有深厚传统民俗文化作底蕴的古镇。因此,在

平心而论,在过年的民间习俗中,不少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殷切期盼。腊月初八,不论贫富,家家户户都吃“腊八粥”。“腊八粥”其实是把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煮成粥,贫困人家就把收获的黄豆、赤豆、扁豆、花生(有的还加蔬菜)一起和米煮成稀稠适中的“素腊八粥”喝;而有钱人家的“荤腊八粥”那里边除了鱼肉荤腥,有的还加上海鲜。对于一般困难家庭自己不烧“腊八粥”,当地寺庙便在这一天设“粥棚”,给贫苦大众施舍“腊八粥”。但不少并非是清贫之人,也爱上寺庙去讨一碗“腊八粥”喝,这是他们寄希望于喝了佛祖施舍的“腊八粥”,明年托佛祖的福,能吉祥如意、阖家平安。

到了腊月廿三,家家户户便开始“送灶”,把自家灶头壁龛里的“灶君神”请出来,送上天。全家人都很慎重,先点燃香烛,请出灶君神,得供上糖糕,糖糕通常是用饴糖(麦芽糖)做的,很粘,用来胶住灶君神的牙,让他开不出口、说不了话,免得他老人家上天后向玉皇大帝“搬弄是非”,说这户人家的过错;然后将灶君神放入纸做的轿中焚烧,以求他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送灶神后的几天,家家户户便开始“掸檐尘”(即进行大扫除,家里搞清洁卫生)。这一天,男女老少齐动手,把室内、外打扫、揩拭得干干净净,以示去旧貌、换新颜。紧接着是农家磨糯米粉蒸年糕了。

农历腊月廿七得发镬动灶先献“土地”。通常是用糕点、果品敬献给长年累月守护你家一方平安的“土地公公”,保佑明年全家无灾无难,阖家安康、万事如意。从腊月廿八开始,得动手烹饪祭奠祖宗的菜肴了。家家灶间里飘出阵阵香味,小孩子便自然充当起下手,“硬十件,软八样”摆满一大桌。桌上置香案,备檀香、点红烛,上方悬挂三代祖宗像轴,旧时是请画师描绘逝者形象(俗称“影”)。子孙后代列队像前后,缅怀对先祖养育的恩德,毕恭毕敬的一一磕头跪拜表示“儿辈不忘祖,托庇保平安。”旧时把农历腊月廿九称之为“小年夜”,不少人家在这一天先给老祖宗“过年”,以示区别。但也有在除夕夜先给老祖宗祭祀,祭祖毕,合家大小就开始吃年夜饭了。

年夜饭的菜肴要比平时丰盛得多,在荤菜中,鱼是必不可少的(意为“年年有余”),笋干红烧肉(意为“节节高升”),长梗菜(意为“长寿”);煮饭时,主妇们米量得满满的,并使之隆起,意为“吃剩有余”;在淘米箩上插杆秤,谓之“量入为出”勤俭当家。餐桌上放“火锅”,象征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家业兴旺。吃过年夜饭,家家户户忙着贴门神,贴春联,也有人家,用大红纸剪成“元宝”、“喜鹊”、“金鸡”、“双钱”、“福”等图案贴在门窗上,谓之“封门”。年轻人往往通宵不眠,谓之“守岁”,相传守岁可使长辈延年益寿,带来幸福。正月初一早上,燃放鞭炮俗称“开门炮”。再吃糖汤茶(内放爆米花、蜜枣、桂圆等),早点吃年糕、糯米汤圆喻示“年年登高、岁岁团圆”之意。一家老少穿戴一新,幼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小辈“压岁钱”(也称“压祟钱”,以取“压住邪祟、驱祲呈祥”之吉利)。从年初二开始就去亲戚家拜年,出门见熟人互道“恭禧”、“恭喜发财”。从年初一开始,泗泾街头到处都是小商小贩,沿街有美食小吃,还有卖梨膏糖,套泥佛头,看西洋镜,卖剪纸、年画,写春联,还有江湖艺人卖艺说唱“小热昏”及耍猴戏、摆小人书(连环画)摊。儿童喜欢玩气球、泥娃、各种面具、买木制刀枪、风筝、冰糖葫芦等。沿街还有油豆腐纸粉汤、萝卜丝饼、油墩子、霍炉烧饼等美食小吃。

年初四,泗泾有接财神的习俗,民间还有用一尾活蹦乱跳的活鲤鱼象征“鲤鱼跳龙门”喻示新的一年里能交上好运。而商家见有扮做“财神”的跳上门来,会爽快的拿出赏钱行赏,为的是企盼在新一年里财源滚滚而来。如此,一直要到正月十五,又掀起一波“闹元宵”的高潮,春节才算真正告一段落。 **何许**